

修辭常識

彭先初編寫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修 辞 常 识

彭 先 初 編 写

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1962年2月·长沙

编号：(湘)2405

修 辞 常 识

编写者：彭 先 初

出版者：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(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)

长 沙 市 新 村 路

印刷者：湖 南 省 新 华 印 刷 厂

长 沙 市 兴 议 门 口

发行者：湖 南 省 新 华 书 店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1962年2月第 一 版

印张：1 7/8

1964年8月第5次印刷

字数：39,000

印数：85,001—115,000

统一书号：7109 · 605

定 价：(5)一角三分

目 次

一 “更上一層樓”.....	(1)
二 選詞要有講究.....	(6)
三 注意詞的配搭.....	(10)
四 選擇確切的句式.....	(15)
五 長短整散要適宜.....	(20)
六 必要的重複.....	(25)
七 巧用問話.....	(29)
八 打扮語言.....	(33)
九 打個比方.....	(37)
十 換個說法.....	(41)
十一 運用誇張.....	(46)
十二 擬人和擬物.....	(52)
補 記	

一 “更上一层楼”

夕阳西下，东风人民公社幸福大队各个生产队的社員們收工了。歇息了一陣，許多社員夾着书本，紛紛朝业余学习班走去。王四叔和青年农民王光中、张明、吳茂珍，听說老师要講点修辭，格外高兴；他們早就来到了大队长李桂堂家里——初中組的課堂仍然設在他家里。

业余教員刘华也来了。她亲暱地跟大家打了个招呼，在黑板上写下“修辭常識”四个大字，接着，就滿面春风地講起故事来了：

“大家还记得那次县里来的电影放映队嗎？給我們放映了苏联影片《难忘的一九一九》——那是多好的一部影片啊！那部影片里有一节對話，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：当英国軍舰狼狽逃去的时候，有人报告斯大林說：‘英国船撤退了。’斯大林微笑着說：‘唔，應該說是赶快逃跑了！’……”

吳茂珍忍不住地說：“記得記得，那真有意思极了！”

刘华接着說：“不过我們今晚不是研究电影，而是想借此引出一个值得考慮的問題来。大家想想：斯大林为什么要把‘撤退’改作‘逃跑’呢？大家知道，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，英国等許多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出兵干涉苏联革命，企图把世界上第一个刚刚誕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扼死在搖籃里。但是苏联劳动人民和苏联紅軍，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狠狠地打击了武装干涉者。当时，英国軍舰受到了紅軍的沉重打击，再也招架不住了；它要不赶快逃跑，就会被紅軍彻底击毀。这

种胜利的战局是令人欢欣鼓舞的。但要怎样才能准确、鮮明 生动地反映这种战局呢？如果說英国船‘撤退了’，那只是說，英国船(軍艦)打紅軍不贏，撤出了防綫，往后退却了。但是从这样一个胜利的战局来看，英国船就不是什么一般的撤退，而的确是挨了打的恶狗，夹着尾巴‘赶快逃跑’了。所以很明显，比較起来，斯大林的話就更准确、更鮮明、更生动地反映了敌敗我胜的战局，表达了紅軍将士对帝国主义者的嘲笑，对革命胜利的无限欢欣。……”

“呀，一詞之差，意思相差蛮大哩！”王四叔欢笑地对李大队长說。李大队长应声道：“是呀，用一个詞也这么有讲究啊！”

刘华說：“不只是用一个詞要有讲究咧；而且，写一句話、写一篇文章都要有讲究。同志們已經学过了語法，从今晚起就要学修辞了。什么是修辞呢？**修辞**就是讲究用詞、造句、成篇的技巧，以求准确、鮮明、生动地表达思想、感情。”

“哦”，张明說，“原来修辞就是把文章写漂亮些哟！”

“对啦”，刘华繼續說，“修辞就是讲究語言的技巧，把文章写漂亮些。但是要做到这一步，是不是只要注意选用一些最漂亮的詞語就可以了呢？不。一篇文章好不好，是由两方面的条件决定的：一方面，也是主要的、根本的一方面，是文章的内容；另一方面，是表現的方法和技巧。我們要写好一篇文章，首先在内容方面要有正确的思想，健康的感情，丰富而精确的材料；同时在表現方面，也要善于用詞造句，善于組織材料，善于把思想感情准确、鮮明、生动地表达出来。这两个方面的条件都是不能缺少的。如果缺少了前一方面的条件，文章沒有内容或者沒有正确的内容，就不可能是好文章；内容是文章的根本，沒有这个根本，就长

不出枝叶、开不出花来。如果缺少了后一方面的条件，文章的内容尽管好，但是让人家读不懂，或者读起来费力，或者不爱读，这也很难发挥文章的作用，达不到感染人、说服人的目的，也不能算是好文章。要怎样才能使文章具有正确的内容呢？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地投入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，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，关心集体，热爱集体，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，用科学的观点、方法和态度来观察、认识和对待一切客观事物。这是我们对修辞的基本要求。离开了这个基本要求，也就是说，忽视了文章的思想内容，光写上许多漂亮的字句，搬用许多新名词，文章就会变得词藻堆砌，空洞无物。那是有害而无益的。因此，我们讲修辞，是在有了正确的思想内容的基础上，讲究如何把文章写得更好、更漂亮些。有了正确的思想内容之后，要怎样才能把它准确、鲜明、生动地表达出来呢？这就要求我们学习修辞，掌握一些用词、造句、成篇的技巧……”

“那，”王光中插说道，“语法是讲用词造句，修辞还是讲用词造句，修辞和语法不是一个东西了吗？”

“不，”刘华摇摇头说，“修辞和语法是两个东西。语法是讲用词造句的规律。修辞是讲用词造句以至成篇的技巧。也就是说，语法只管话写得对不对——合不合一般的语言习惯，合不合说话的‘公约’。修辞却进了一步，它要问话写得好不好，是不是最准确、鲜明、生动地表达着思想感情。比如刚才说的‘英国船撤退了’这句话，从语法的角度来说，它并没有错误；可是从修辞的角度来说，它却不是最好的句子。”

李大队长说：“啊，比起语法来，修辞是‘更上一层楼’了！”

“正是这样！”刘华高兴地说，“修辞的要求比语法高了一层。”

不过，修辞跟語法虽不是一个东西，却又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它們的关系就像高楼跟基础的关系一样。修辞的基础就是語法。刚才讲了，語法管写得对不对，修辞管写得好不好；但是大家知道，好不好，必須以对不对作基础。一个在語法上有錯誤的句子，就沒有資格成为修辞上的好句子。比如說，”說着，她在黑板上写下这么一个句子：

女社員罗菊英，排工时决定她和生产队副队长曠連山伏
蹠两丘田。

写完，她解釋說：“这个句子粗看起来似乎不錯，但是了解‘罗菊英’就是‘她’的人，就知道这是一个在語法上有錯誤的句子。‘她’既然是‘罗菊英’自己，可是照上边这么說，‘罗菊英’成了主語，‘她’成了‘决定’的賓語；‘罗菊英’和‘她’变成两个人了。这不是說錯了嗎？把話說对，这是一个起碼的要求；連起碼的要求都达不到，就談不上更高級的要求了。沒有基础或者沒有坚固的基础，哪能建筑起高楼大廈呢？語法是修辞的基础——这就是修辞和語法的首要的关系。

“其次，为了达到修辞的要求，常常要运用語法的知識。比如說，”說着，刘华又在黑板上写着例句：

壠里的庄稼一片碧綠。南风把庄稼吹得一起一伏。碧綠的
庄稼就象无边的海浪。

刘华說：“这三个句子在語法上都是对的。但是为了把話說得更紧凑，使主語一致，我們就要运用語法里关于复句构成的知識，把它們組成一个复句。”說着，刘华把这三个单句改成这样一个复句：

壠里的庄稼一片碧綠，南风吹来，一起一伏，就象无边

的海浪。

同志們望着这个句子，贊嘆地說：“呀，这样一改，又簡练，又生动，真是好句子！”

刘华說：“从这里可以看出，要把話写好，达到修辭的目的，常常要运用語法的知識。

“总括起来說，修辭跟語法是两个东西，但是两者的关系又非常密切。”

这时，张明搖动了一下身子，說：“哎，刘老师，把話說对就要得了，何必那么咬文嚼字，講究修辭呢？”

王四叔接声說：“小伙子，你就不想‘更上一層楼’？”

刘华說：“四叔說得对，應該‘更上一層楼’，把話說得准确、鮮明、生动，讓它能起到更好的效果。我們知道，我們有什么意見，要靠語言传达給別人；別人有什么意見，也要靠語言传达給我們。我們还要和敌人作斗争，揭露敌人的阴谋，指斥敌人的罪行，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去跟敌人作战，这一切也都要靠語言。总之，一切階級斗争知識和生产斗争知識的传播，人的思想感情的交流，都离不开語言。因此，語言是我們日常生活、工作中的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，也是我們跟敌人作斗争的重要武器。我們每一个工人、农民，都要很好地运用这个工具，掌握这个武器，讓它發揮更好的作用、更大的威力！我們伟大的領袖毛澤东同志，是很重視正确地使用祖国語言的。他曾經这样教导我們說：‘語言这东西，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，非下苦工夫不可。’（《反对党八股》）他痛恨文理不通的現象。他教导我們必須‘講究文法和修辭’（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中《合作社的政治工作》一文的按語）。毛澤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，表現了我国現代語言的

最精确最熟练的用法，給我們正确地使用祖国語言做出了光輝的榜樣。我們应当堅持不懈地學下去。在學了語法常識之後，還要‘更上一層樓’學點修辭常識，以求進一步運用語言，使它為我們服務。”

同志們回答說：“對，我們一定要認真學好修辭！”這時張明也說：“沒問題！我也保證‘更上一層樓’！”說着，他嘿嘿地笑起來了。

二 選詞要有講究

今晚一開始上課，王光中等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：究竟要怎樣才能把文章寫好。從他們的表情看來，他們是很着急的，恨不得一下子就要把修辭知識全部學到手。

劉華說：“同志們，要想把文章寫好，我上次講了，必須從內容和技巧兩方面下工夫。在有了寫作的內容之後，在寫作的技巧方面——即修辭方面要學的東西也是很多的，如怎樣用詞啦，怎樣造句啦，怎樣成篇啦，等等。不過，我們不能一口吃成個胖子，必須一步一步地來。

“我們知道，組成語言的單位是詞；也就是說，語言是由一個一個的詞組織起來的，正象房子是由一個一個的磚頭砌起來的一樣。要想把房子砌好，必須選用好磚；要想把話說好，用詞就要有講究。——好，我們就先從用詞講起吧。

“究竟應當怎樣用詞呢？這裡，我想談三點，就是：在用詞的時候要講究詞的意義、詞的色彩和詞的聲音。

“先講詞的意義。一個詞，表示着一定的意義。有的詞只有一

个意义,有的詞有几个意义,有的几个詞有着相同或者差不多的意义,等等。用詞要用得好,首先就要明确地懂得詞的意义;懂得明确,才能用得确切。”說着,刘华抓起了粉笔,往黑板上写着例句:

1. 这个小伙子的情绪始终是滿足的。
2. 下午收工以后就是我們休息的时期。
3. 肥料的問題是每个人都曉得的。
4. 沒有粮食生产, 要想发展工业是不可思象的。

写完了,刘华讓同志們細細地吟味了一陣。接着,她解釋說:“上边这四个例子,都在詞义方面出了毛病。第一个例子,‘滿足’的意义本是指达到了某种需要和要求。按照这个意义去理解这个句子,‘滿足’就用得不恰当了。应当改用‘飽滿’,因为‘飽滿’才是指人的情緒高涨到了很高的程度。第二个例子,‘时期’的意义是指一段比較长的日子。因此,把‘下午收工以后’的几个钟头的時間,也称之为‘时期’,这就不对了。应当把‘时期’改作‘時間’,因为‘時間’才是表示比較短促的时刻。‘滿足’和‘飽滿’,‘时期’和‘時間’,这样的詞,意义好象差不多,其实不同。类似这样的詞还很多,我們在用詞的时候,就要弄清它們的意义,比較它們的意义,选用最确切的一个。

“‘問題’这个詞,本来是有所問的意思,現在却用得比較广泛。比如說,‘我們今年增产有沒有問題’,等于說‘有沒有把握’,或者‘有沒有困难’;說‘劳动力的調配有問題’,等于說‘劳动力的調配不适当’。但是,我們有时却把‘問題’这个詞的意义用得很含糊,使人捉摸不定。如例3,‘肥料的問題’別人就不好理解,不知指的什么意思,如果把‘問題’改作‘重要性’,意思就清楚

些。

“不弄清詞义，用詞不确切，这是不行的。自己生造一些別人不懂的詞，也是不行的。第4个例子里的‘思象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刘华这一問，大家的脑子里也打起問号来了。王四叔說：“生造，生造！意义很不明确！”刘华說：“对，这是一个生造的詞，意义很不明确。把‘不可思象’改作‘不可能’或者‘非常困难’，意思就明白了。为什么放着現成的、意义明确的詞不用，却偏要生造一个別人不懂的詞呢？”张明格格笑道：“这是他的‘創作’罗！”

稍停了一陣，刘华接着說：“由于对詞（或者詞組）的意义懂得不透彻，我們平常还容易出現語言重复罗苏的毛病。比如說——”說着，她又在黑板上写道：

5. 我一面考虑，一面想：“在枫树地能不能找到水源？”

6. 我們队里今年早稻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空前未有的大丰收。

“在这两个例子里，”刘华撂下粉笔說，“‘考虑’和‘想’的意义是一样的，‘史无前例’和‘空前未有’这两个成語（固定詞組）的意义也是一样的。两个意义既然一样，又何必罗里罗苏用上两个呢？”

王光中說：“是的，只用一个就够了！”

刘华点了点头，繼續說：“詞用得好不好，除了上边講的要注意詞的本身意义的确切以外，还要从两方面注意詞义的配合：第一，要看詞义的配合是不是切合实际情况。”說着，她又往黑板上写道：

7. 在炎热天出工应戴斗笠或草帽，并注意个人卫生，少吃

烟、酒、辣椒等刺激性的食物，……

8. 我們队里的插秧任务已經基本上全部完成了。

写完，刘华解释说：“在这两个例子里，都有詞义的配合不切合实际的地方。例7里，‘少吃烟、酒、辣椒等刺激性的食物’，‘烟、酒、辣椒’都和‘吃’紧紧地配合在一起，作为‘吃’的宾語。但是，是不是都配搭得上呢？不見得。我們知道，实际情况是：只有‘辣椒’是‘吃’的；烟不能吃，只能抽或者吸；酒，准确地說，也不是吃而是喝的。不問实际情况，籠而統之，把它們都与‘吃’配合起来，这就不确切了。

“例8里，如果說，‘插秧任务已經基本上完成了’，那就是說，除了个别丘以外，在全队絕大部分丘都已經完成了。如果說‘插秧任务已經全部完成了’，即是說，在全队范围内統統完成了。实际情况到底是統統完成了呢，还是只完成了絕大部分？把‘基本上’和‘全部’两个詞义互不一致的詞都用上去，人家就弄不清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因此，两个詞只能用一个。到底选用哪一个呢？这就要从实际出发，选用最确切的一个，以求如实地反映情况。

“第二，詞义的配合要合乎語言的习惯。比如說：

站好立場

加急生产

一匹牛 一头馬

这些話，錯也沒錯，但念起来、听起来都很别扭，因为在习惯上都不是这么說的。习惯的說法是。

站稳立場

加紧生产

一头牛 一匹马

当然，語言的习惯因地区不同而有些变异。比如北方人說‘下雨’，我們南方人說‘落雨’；普通話說‘十里路’，我們湘中等地区却是說‘炮里路’。遇到这种情况，还是應該尽量用普通話；太生僻的土話，不加注解，外地人就听不懂。”

同志們正听得入神的时候，刘华停住了。王光中忙問：“刘老师，今晚講的都是用詞的时候要講究詞的意义呀。还有，詞的色彩和詞的声音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刘华說：“对，今晚講的就是在用詞方面要注意講究詞的意义，选用最确切的詞。詞的色彩和詞的声音又有些什么講究呢？——‘欲知詳情如何，請听下回分解’吧！”

三 注意詞的配搭

刘华說：“用詞要注意詞的意义、詞的色彩和詞的声音。关于詞的意义，上次已經講过了；今天要講講詞的色彩和詞的声音。

“同志們也許会問：詞还有色彩嗎？——是的，詞有它的色彩，有的有感情色彩，有的有文体色彩。

“先講詞的感情色彩吧。有的詞，除了表示意义之外，还表示人的喜爱或者厌恶的感情，这样的詞就具有感情色彩。常有这样的情形：同一个意思可以用几个不同的詞来表示。比如說‘死’这个意思，就可以用‘死、去世、牺牲、毙命’等好几个詞来表示。它們的意思虽然都是一个，但是用起来却表示着說話人的不同的感情。”說着，刘华往黑板上写下四个例句：

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，我很悲痛。

我們的班長不幸犧牲了。

敵人已經斃命了。

我家的一條狗死了。

劉華解釋說：“用‘去世、犧牲’，這表示說話人對死者的尊敬和惋惜；用‘斃命’，表示對死者的憎惡；‘死’是一般的常用的說法。‘去世、犧牲、斃命’，意思雖然也都是‘死’，但是感情色彩卻極不相同。而不同的感情常常是和不同的立場、觀點、態度連在一起的。所以，詞的感情色彩很重要，應當很好地注意掌握；不然，色彩不相配就要出笑話，甚至出錯誤。”說着，她又立即抓起了粉筆，往黑板上寫道：

1. 他辦事公道，待人和氣，同志們選他當社員代表，我附和。

2. 儘管在他的晚稻增產試驗中曾經有過很多困難，但是他仍然頑固地試驗着，最後終於成功了。

“這兩個例子，”劉華說，“詞的感情色彩都不對頭，大家知道，‘附和’指的是不辨是非，不分好壞，人家說什麼就跟着說什麼。既然‘他辦事公道，待人和氣’，顯然大家選他當代表，我就不是‘附和’而是熱烈‘贊成’。用‘附和’就和自己的真實感情不相配了。象‘贊成’和‘附和’這類詞，意義有‘褒’、有‘貶’：‘褒’就是帶有贊許的意味，表示說話人的喜愛的感情；‘貶’就是帶有貶斥的意味，表示說話人的不喜歡的、憎恨的、厭惡的感情。在一句話里，選用帶有褒義的詞呢還是選用帶有貶義的詞，也就是說，選用帶什麼感情色彩的詞，應該是有講究的，不能亂用。上面的‘去世、犧牲、贊成’都是褒義詞，‘斃命、附和’都是貶義詞。例2里，‘頑固’也是一個貶義詞，應該用‘堅持’這個褒義詞，才能表示出

說話人对他那种不怕困难坚持試驗到底的精神是支持，是贊許，而不是鄙弃和貶斥。

“当然，所謂有些詞帶有感情色彩，就是說，并非每个詞都帶有感情色彩。事实上，一般的詞都不表示或者不明显地表示喜愛或憎惡的感情，也就是并不帶有或者不明显地帶有贊許或貶斥的意味，這樣的詞就叫中性的詞，如‘討論、習慣、联系’等等。”

刘华講到这里，稍微停了一下，看看同志們沒有提出什么問題，又接着說：“現在再講詞的文体色彩。什么是詞的**文体色彩**呢？就是說，有的詞，在这种性质的文章里常用，而在另一种性质的文章里却很少用，甚至不能用。比如說：‘头’和‘脑壳’，‘鼓掌’和‘拍巴掌’，‘太阳’和‘日头’，‘努力’和‘加油’，意义都是一样，但用处却不完全相同。一般說，‘脑壳、拍巴掌、日头、加油’多用于文艺性的描写里，在政論、文件和科学論文里，比較少用，有时甚至很不适宜用。

“不只是用詞，用語也要看文体呢。有这么一个例子：

老張說：“夺取今年的丰收呀，哈哈，可真是蕎麥田里捉烏
龟——十拿九穩！”

这里，‘蕎麥田里捉烏龟——十拿九穩’這句話，是說得很生动的。但是，如果把社員代表大會的決議里的話——

我們全体社員代表認為：夺取今年农业丰收是有把握的。
也写成：

我們全体社員代表認為：夺取今年农业丰收是蕎麥田里
捉烏龟——十拿九穩。

这就不行了。因为前边用的老張的話是屬於口語描述；而社員代表大會的決議是文件，它比較严肃。把富于口語色彩的用語滥用

到政論文体里去，色彩不相配，就显得不严肃了。”

“啊，”张明高兴地說，“詞的色彩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詞的声音呢？”

刘华說：“**詞的声音**講的是在用詞的时候，要适当注意詞的声音的配合，使它們匀称、和諧，听起来悅耳，念起来順口，以增强語言的表达效果。当然，单用一个詞，一般地說，无所谓好听不好听。但是几个詞、几句话連在一起，好听不好听就很明显了。

“要怎样才能使詞的声音的配合达到和諧呢？首先要注意音节的配合。我們知道，有的詞只有一个音节，如‘人、跑、美’等等。有的詞有两个音节，如‘农民、前进、幸福’等等。还有的詞有两个以上的音节，如‘共产党、社会主义’等等。在用詞造句的时候，如果把詞的音节配合得很匀称，就可以使声音和諧，好念好听。比如說：

头重脚輕

这句话里，‘头’和‘脚’，‘重’和‘輕’，单音节对单音节，这是十分匀称和諧的。但是如果你硬把它說成

脑壳重脚輕

音节不对称，念起来就很拗口、很不和諧了。由此可見，音节的配合是不是匀称，对声音的好听不好听很有关系。

“其次，要注意声調的抑揚頓挫是不是配合得好，韵是不是押得好。这些，在讲解詩歌的时候都要专门講的，这里就不多講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王光中插問道：“刘老师，詞的声音恐怕只有在写詩歌时要注意吧？”

刘华說：“对，讲究詞的声音的美，是写詩歌中的一个比較要